

遲來的經典，大師的攝影課

《心靈之眼：決定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

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 | 李昱宏



心靈之眼：決定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

亨利·卡提耶-布列松著；張禮豪，蘇威任譯／原點／201408／124頁／21公分
400元／精裝／ISBN 9789865657000／950

《心靈之眼》最早版本其封面由著名的畫家馬蒂斯（Matisse）所設計，布列松將馬蒂斯視為他最敬重的畫家，馬蒂斯於1954年辭世，他為布列松所設計的封面也成了他與布列松之間友誼的最後註解，我們別忘了布列松曾經為馬蒂斯拍照，因此才有那張名為 *Henri Matisse, Venice 1944* 的傑作，那張照片中的馬蒂斯與鴿子一起入鏡，布列松的攝影捕捉到馬蒂斯的赤子之心。

其實，臺灣早該有人翻譯此本著作，畢竟這是關於攝影美學與哲學的重要論述。遲至今日，終於有了中譯本的誕生，而且值得慶幸的是中譯本在布列松基金會的要求下係根據法文原本翻譯而成，因此在語言的轉換中，我們得以用一種最接近原典的方式閱讀這本布列松的大作。

由於個人的博士論文所從事的就是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的研究，在得知這本《心靈之眼》的中譯已經出版時，心中自然也是欣喜萬分，畢竟這類書籍的出版早該有人做了，但卻因為很多主客觀的因素導致這類書籍的出版停滯不前，例如羅蘭巴特的 *Camera Lucida*（中譯為《明室》），臺灣的譯本已經落後西方十餘年，至於仍舊健在的 John Berger（約翰伯格）的著作，臺灣一樣落後西方十餘年，部分原因的確是囿於知識圈的規模。再者，中譯本的最大問題是翻譯的品質，的確，有些經典論述在經過不當的翻譯之後往往會演變成很尷尬的結尾一因其重要，讀者們希望從中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但卻又因為譯者的拙劣導致讀者可能錯誤的認知。

這本《心靈之眼》堪稱將布列松對於攝影的看法完全收錄，雖然其實布列松本人並不贊成將攝影文字化，但是在歷史的演進上，他最終還是應了出版商之邀寫下了許多雋永的說法，因此這些隻字片語才變得如此重要。《心靈之眼》的英譯本被稱為 *The Mind's Eye*，實際上是一本不算厚重的書，但一如前述，本書包含了布列松本人對於攝影的諸多看法與見解，對於研究攝影美學與哲學的人而言，這本書不啻是必備的經典，尤其是在本書中布列松論述了他的「決定性瞬間」，這個概念影響後世的攝影師甚為深遠，從嚴苛的角度來看，布列松所提出的這個概念甚至已經淪為一種「陳腔濫調」——所有職業的或者非職業的攝影師都將這個詞掛在嘴邊，但是真的懂

得此概念之精髓者卻又少之又少。

如今臺灣的讀者至少可以透過這本譯本去一窺布列松的攝影世界。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先大略的論述何謂決定性瞬間；布列松所提出的決定性瞬間概念其實並不完全是新創，但他的確透過這個概念將整個攝影的定義予以革命性的翻轉。《心靈之眼》確實是發前人所未發的言論，而人們之所以著迷於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則是因為那些瞬間傳達了神話（myth）的內涵，它創造了一個觀者自行入定的空間，這就好像當我們閱讀那些瞬間時，發現我們與歷史俱在，而那些瞬間也具備榮格心理學所指稱的同時性，例如布列松的作品 *On The Banks of The Marne 1938*，很近似法國印象派大師 *Pierre-Auguste Renoir*（雷諾瓦）的作品，諸如此類的作品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布列松在《心靈之眼》中以數大主題貫穿他對攝影的看法，這些主題分別如下：新聞報導攝影、主題、構圖、顏色、技術、委託者等等，布列松雖然以詩意的語言去論述這些主題，一如他個人對於幾何構圖的著迷，但這些論述卻可視為他個人的攝影課，而他藉由《心靈之眼》的出版將這個攝影課開放給大眾，在這本簡冊中有一段文字經常被引用：

所謂的紀實的報導是一種持續性的操作，攝影記者必須使用眼、心、手去報導問題的所在，他們必須將一個事件的情況表達出來，對於我而言所謂的攝影是一種即時的辨別，它發生的時間僅僅只是在瞬間，而在這瞬間攝影者不僅要找到事件之間的脈絡，而且他必須將自己對於構圖的理解藉由畫面展現出來，而主題其實與這樣的瞬間沒有絕對的關係，重要的是攝影者必須在眾多的瞬間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這樣的瞬間可以深刻地表達真實，在攝影中微小的細節可能是一個絕佳的主題，平常看似不重要的事件也有可能成為照片中的關鍵。

《心靈之眼》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僅是因為布列松在這本著作中首次談論決定性瞬間，也是因為它標誌著布列松的攝影課，套句佛家的說詞，那就是布列松的心法，其中許多經典的說法值得所有攝影者深思，比如說：

有時候不盡滿意，我們便會動也不動，等待什麼事情發生；有時整個畫面都鬆散了，拍不到好照片幾已成為定局，突然有個人從眼前經過，我們透過觀景窗跟隨他的路徑，我們等待、再等待……然後按下快門，至此才帶著背包裡好像裝了一些東西的感覺離開。

在《心靈之眼》一書中布列松並沒有深刻提及技術上的問題，然而他詩意般的說法其實已經解釋了攝影這難以言詮的人類活動。布列松所尊重的知名攝影師 *Walker Evans* 在讀完他的簡冊說道：

布列松其實並沒有說太多，他只是把他的個人特質寫出來罷了。

換言之，儘管布列松的確說了許多，但這許多卻又是他自己天生自然的稟賦，讀者或許可以從他的論述中一窺其堂奧，但卻不見得真的可以融會貫通——說到底，這還是需要一些些的慧根，如同攝影無法囫圇吞棗一般，只有用「心」去看才能得到布列松的真傳。即使布列松的《心靈之眼》在歐陸發表，但是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媒體對於布列松的《心靈之眼》也都予以肯定的讚揚，他們認為這是攝影大師首度公開的秘密，而這秘密有著許多哲理。

除了布列松的攝影課值得攝影者品味再三以外，《心靈之眼》也是一本關於布列松個人的

簡要自傳，在書中我們一起與他經歷了許多重大的國際事件－別忘了布列松曾是一位記者（本書中也有一章篇幅討論新聞報導攝影），他在1947年與卡帕（Robert Capa）還合組了名聞遐邇的Magnum（馬格蘭新聞通訊社），馬格蘭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通訊社。透過《心靈之眼》我們重回了西班牙內戰、國共內戰、甘地遇刺、冷戰的蘇聯等等場景，在本書中以〈見證偉大的歷史〉為篇名。我們也可以將《心靈之眼》視為布列松他個人對於這個世界的獨特觀察，布列松隨身攜帶著他的徠卡相機，對於他而言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出現決定性的瞬間，這也是他永遠帶著相機的緣故。

除了心法與個人心路歷程之外，布列松在《心靈之眼》一書中也花了許多篇幅論述肖像攝影，其中還有一章直接被布列松以〈談攝影家與友人〉為名，其實布列松對於肖像攝影的說法在他論述「主題」時即已出現，他如是說：

攝影師在進行肖像攝影時對於被攝者的第一個印象往往是最為準確的，然而攝影師所必須做的是設法不露痕跡地將這樣的印象融入被攝者的生活裡，決定性瞬間的心理學與相機的位置一樣的重要，攝影師若是真正的理解了上述的兩個要件便可能真正的捕捉到那個被攝者，對我而言肖像攝影若是因為受某人所託而進行肖像攝影，則往往不能真正反映那個人的個人氣質，不過若是某種贊助計畫則例外，為何如此？因為那個被拍攝的某人希望被美化，因此在這樣的關係中真實已經不復存在；當攝影師潛心觀察過被攝者之後，攝影師對於被攝者理應存在著客觀的疑惑。

布列松於他的方法論中一再強調維持真實的重要性，他同時認為身為攝影師必須對被攝者有一定的理解，透過這種理解攝影師才能真正捕捉到那個人的個人特質，因此布列松才會說「決定性瞬間的心理學與相機的位置一樣的重要」，這心理學雖然難以用語言說出，但卻是每個攝影師必須學習的。布列松的方式是與那些名人生活在一起，藉由這樣的方式就近觀察那些名人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儘管布列松的方式未必是唯一的一種，每個攝影師所使用的「心理學」可能都不一樣，但是這必備的心理學卻是捕捉到「個人氣質」的重要門檻，跨越這道門檻才有可能真的描述那個被拍攝的人。

在肖像攝影如火如荼的今日，布列松的心法顯得歷久彌新，布列松在《心靈之眼》中花了許多篇幅解釋肖像攝影，這與當時的風氣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儘管攝影在19世紀末便漸漸取代了油畫中描繪肖像的功能，但是當時肖像的概念幾與油畫相同，關於此點John Berger在其討論攝影的著作中已經有許多經典的論述，在紀實攝影興起之後，人們與攝影師才意識到肖像攝影不在侷限於過去的傳統，布列松之所以在決定性瞬間的論述中以大篇幅解釋肖像攝影，其原因在於破除一般人對於肖像攝影的迷思，因為就布列松而言其實並不存在著「主題」的問題，凡物凡事皆有可能成為瞬間，那麼肖像攝影對他而言也是一種決定性瞬間的體現。

綜觀本書，則讀者也會發現，書中的篇章看似各自獨立，但是卻又互相呼應，〈主題〉與〈談攝影家與友人〉只是個例子。布列松一向不主張立文字，晚年的他認為攝影之道與佛家中的禪若合符節，我們若以老莊思想中關於渾沌的說法去理解布列松，則也與布列松本人的境界相去不遠。也就是因為布列松不欲立下什麼文字，因此這本書的誕生也才彌足珍貴，我們應該欣喜於中譯本的出版，有志於攝影工作的讀者更應該熟讀這本布列松心法。